

答到

浙人認爲浙江人的時節，把浙江人的夜門，交給浙人自己管理，這就叫做「家裏子嘉嘉」，而浙江人的「人格」本來來自這塊地方，當然決不能讓人家奪進出出的開着玩，偶然浙江人的夜門，泰山北斗，竟變成閒什麼說呢，這就歸于嘉嘉的後門頭兒管做，到底因爲「三個入情願和外人講交情」，誰知浙江人的夜門變換了，一個調頭那是博芳不費吹灰之力，舒舒服服的而揭黃龍虎的開量了一回，一個調頭於是江蘇的陳國元、安徽的史俊之、浙江鄧調和浙江人講交情，輪流着的前來玩了一下子，浙江人的夜門、浙江人管不着，後門竟把西湖的西湖子，變成了梅蘭芳一流人物，怎麼不叫那過去的泰山北斗斗盡氣在榜榜裏呢。

在先浙江的夜門雖別，但是嘉嘉塔兒高個矗起，覺得浙江人還有一點大，自己高高矗起又忽然開倒了，大約這個高的矗起，因爲浙江人還有一點大，自己高高的矗起在前門口，未免太不雅相了，所以他要長時間開着得了下來，浙江人沒有，矗立的塔兒，都大開了夜門，有人來玩，這裏是浙江人所願見的嗎？浙江人固然有些受不了，我祇要看看他何以養其夜門。

上海
蘭意張小傳

聞聽者，上海城內穿心河橋八丈，名阿金，因娶閩人，以愛吾英語，交洋人頗多，故又稱之曰愛吾愛世，初猶約領惠靈諾名之來自西方，其父母自有姊妹三人，閩之母適某氏，次曰三，其次曰五，其母適某氏，次阿金，未幾亡其夫，三雖未夫，上境尤虛劣，程麟慶所著余阿大中之黃老太，不啻爲閩之母寫照，故閩僑其男氏籍，姓張，有沈某者，爲袁世凱之秘書，沈某二爲友，未幾又納老五，三年而沈某亡之，老五適潘某，上海有名人之妻，後潘某其夫去，易某律師，潘某之梁某，後因年主絕之，今已與吳某法科學生朱某有婚約，慨然納之，夫故閩某，有母家，潘某，其父姓然，閩某今年年，五十六年前，尚未見其於官，潘某數馬戲，適成其母，甘爲一，糖果公司之，名以益銘，其南商路之大旅館，

可應名而至矣，春風一度，備出二十，乃已見其蹤跡，聞戚親便使，子孫胎孕矣，幸誰氏所遣，不可深究，惟一切供應，由朱某任之，近有見者，而削其髮，脂粉白，丰能可取者，阿山而成名，其粉白，則非夫，則夫入鼻之質，不能言其詳矣。

江紅蕉之居

吳儀

江紅蕉是吳王台時人，一日吳儀帳請，亦來其好姬，計之，請房決不可

課堂怪象

蘇察一師範館女學生紛紛上課室

之，此比諸海，心裏便如這

食相川

長城，雖習詩書文詞，制樂尤獨
精，得撫臣及女權內一日，公
遊藝園，適園樂之，俞已微醉，
焉，天賜一環，踏鞠，懼遣詣貢
夕已歸其室，命與同社諸子
對，問何事曰，則謂孟子無
何，差意在應妃也，每立果祇
然，出爲內司，當時雖張風掃，
果，內司，至矣如觸，則笑矣
及畢，俞始舉領諸書，文不加
果的，構成也者，惟爲輕病室

小說家出種

江紅蕉草吳玉台吟人。一曰吳儂。
軟語。來甚早。極。妙。之。極。好。述。
春。語。時。時。在。之。最。清。故。
不。到。此。極。清。云。

課堂怪象

本係集涑十海名畫家選中國大
麗女百露寫生畫每集二册
可購一角外埠酌加郵費寄費
每册一角二分全購三册一元四
角預約價算上海三馬路石
路東五十二號圖書美術公司

徵集同
本社特為公共研究
定稿程列分三項
一、繪畫
二、書法
三、篆刻
凡欲參加者請將
作品及姓名地址
寄交本社或各分
支處均可

比其諸如：學生紛紛上課堂
果因隨身攜帶也。惟銷暢病室

秋窗雜感

江浙兵事，南翔地處戰區，在勢難免兵禍，因遷去廣中坊後三日，偕明卿三五，聯袂往南翔遊，流連旬日，今則該理之田園廬舍，悉已盡付劫灰，白雲蒼狗，變幻無常，當吾人去後，而南翔之，意料及有今日此日，令人不禁興滄桑之感矣。

流矢，惟卜弔，弔指間又屆持蟹賞菊之候矣，擬卜市上舊蟹，尙屬家室，蓋因洋澄湖畔，正當蟹事最興，故

捕蟹者咸有戒心，莫是不捕，而陽公之得以擅行於水族，不致爲眾中物，是以不待小族輩之問也。

一諸公按，今廣洋澄湖畔之廣洋湖，舊稱廣正，八都之省血，聞黃白，間必更欲於強年，吾民之爲害者，間殊端而微食人肉之一塊內，

葛某攜行數人，即隨接接大事問之

介紹の首絶妙好詩

遇此小報，頗有價值的固然不少，
但總覺篇幅不成爲文字的七起八落，
篇幅是近幾萬，收書者的坤陽四書，
開題爲一琴室和又發與本婦妻，
四小三，意謂本婦妻與曲而求
者思也，題先不修而左相臣，至平
人小調，尚有，謂之與有不小味
者，予承而公賜而左相贈數月，愧未
能盡言，今見此詩，不禁狂喜，蓋此
詩確有介翁情調，雖已前報終覺
高極，廣有負佳句，前發之，以示

注：一愛卿也。賦東風，（去妻）

斷、或竟有之、亦未可知、原注、
開說皆感禮教通、（指國校長也）
注：一愛卿也。賦東風、（去妻）

垂楊譚薈

▲絕命書

東門楊秋，世家子也。工詩詞，風流蘊藉，而拙於治生計。娶婦文梓，生益潦倒。婦又貧之，嫁曰：人家大塊金銀，故自謂絕，何不脫皮，生笑曰：生故做僧，不惜作啗乞兒，又謀生難耶。怒，益覺罵。生晏然，婦子不得溫飽，其命乎。生聞之，惻然不覺，久之，上牒，會有文官

歌絕年

不悲乎，伏維萬自珍，獨，不盡細

徵求答

同姓楊某子，權留留聲機，其故安

發者須自澄精口吻，或正當理

甲子年，乙酉，酬謝於政壇

內，附一報，則，此案，亦於政壇

徵求答案

滑頭事業秘庫

滑頭事業秘庫

有籍任故，則好於學，自必求於
一教育之術，而謂「吹」之一途
亦欲吹之，尚有一難關，說說
開吹之如雷鳴，亦無益也。
問者何曰：有暇習經詩，故極生
學生之有，有暇習經詩，故極生
見發於自字，其謂乃習科書
焉，教習則預備諸生熟字典故
而始擊唱出，焉能先習字典故
百十人之滿此「習名」，母怪成
典，又有舞辭歌自散矣。

常州之兩頭雞

相問。推全其毛。皆白色。一問。推黑。黑者。亦黑。

偽。夫生人之市。以偽而久矣。奈之吾友六。弟好等在學校讀書。從何處得此教員哉。蓋教員爲學生之表率。宜正而正。今乃相與誦。誦者。生徒二三人。每人每年書費。須銀三元。平均均七折算。每人可得銀七角半。問二百人可得一百五十元矣。惟吾不知此項進益。校長獨得耶。抑諸教員均分耶。此固非外人所能知者矣。予謂該學校放昂其學

教員百弊

(續)
(蘇爾軒士)

教員百弊

何爲？告曰：敝校爲學生之表率，宜正己而正人。今乃相如彼之衰率，豈非自取滅亡之業乎？其餘余之書籍見及文章之斐然可觀者、教師訓育錄之儼有同圖書之相稱欲活著，印刷品之樣本也。工之光怪離奇者、紙張之定製品上、紅某某君之手教員、自與紙店職員、更一躍而爲手工教員，遇有開成續展覽會等，令卑中人趕製花燈紙球等物，以爲陳列之用。）各種夾冊亦可提掇，生徒稀

聞者，或有生徒一百人，每人每年書費若干元，平均可得廿一元，每人可賺貳拾三元，均約七十得一百五十元，惟吾不知此項進益校長獨得耶，抑諸教員均分耶！此固非外人所能窺計矣，予謂該學校故昂其學費，定於某等種種雜費以爲營業，又不可勝數也。

如是我們

局裏想天開，神獨有偶，嗚呼，教育
 淪亡，而至於此，吾敢無言。
 以上所述，不過一般教員口中之聲
 大槩耳。吾於此篇之終，復述教師之
 例外收入法，以爲餘助。例外之收入
 爲何，當即指扣息是也，書報若有折扣
 大槩自對折至七折八折不等，則

徐卓皇向大索雙十節稿，下署「徐卓
 皇」拉大五字，趣極。
 (方)

或「海報」尚未定
 最近出版之和平日報，係爲軍出資
 創辦，因爲浙軍干涉，祇出二日即停

友友 邱明舞

(民長)
 邱明說的並不是
 人家笑，或者左邱明
 說得沒有把握，只好
 自己猜想著說，左
 宗棠是左邱明

我前朋友說，月
 亮是雲裏人，雲
 裏人決不會有笑話
 給

戰潮中之雜感

有詳細之記載、亦有出處外者、甚
 其詳、如報所載之戰爭狀、亦不
 必細言矣、
 此大開火
 之商、人
 民方面、
 皆已陷有敵兵人民之消滅、請諸
 君之不同、國民人民可如何、嗚呼
 有險難、創制航行動、無階梯、
 、航、手待、贈念、豈可不
 戰、既、內地之危險、無、即、
 上、北、之居民、亦、不、相
 率、往、租界、蓋、當、此、時、期、租、界、實、為
 安、全、共、也、滑、稽、者、謂、吾、國、人、無、知、此

亭

衆錦
小說

明星

級

(疑公)

方當局 呼、余欲無二

衆人聽了此話甚爲歡喜，獨有何禮和搖者兩對李亦飛道：首領、首領、說話恐怕是誤人聽，你看這地窖四面，都是水門打鑿成，當過魚鰲鑽一般。雖說牆上敲不過丈多高，但是上頭又益厚得極，不然我們就學靈柩漢的，鑽了亦可上，如今是絕對不能出這個圈子，李亦飛笑道：你這人不但狡猾，且目無國法，難怪你的大膽時做何禮呢！我現在亦不與你猜，免得

明星

正是那人，有這地窖四壁，都是木釘鑿成，蓋過幾層板，說上話，可下不過丈光高，也是上面又蓋好木板。李公笑罵道：「你這人不但狡猾，而且胡來。」遂將他的大腿，做個燈籠，照見手在一面牆上，就攔腰一截，坐着在身旁取出的一塊布，裹了一塊，用身子向牆上一靠，低聽銅鈴聲，片片以水筒打發的響，就如拍子般，用手向牆上敲，忽地敲出一條去，只見中間要緊處佈置得甚脆，非凡家東邊井安設一般銀床、李亦葵正在那裏觀察，忽的從後拖出一人，一眼看見李亦葵，急急走避，何曉和看見那人形影，彷彿就是守門的老頭兒，上戴着個頭盔，時着不出來，定對李亦葵道：「這人是那守門的老

了，李亦飛等設恐

大偵探李亦飛駭、君既深入此間、似宜一探究竟、勿以已出神宮爲幸、刻此區過地荆棘、無往而非危險也、南宮狂生白（以下請君狩獵）